



婚爱三角形

〔美〕瓦尔特·特洛比奇

李贵全 李延川 译



100608

I712.45
2324



京电力大 00006807

婚 爱 三 角 形

〔美〕瓦 尔 特 · 特 洛 比 奇

李 贵 全 李 延 川 译

恋爱三角形

〔美〕瓦尔特·特洛比奇 著

李贵仓 李延川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6.25印张 4插页 102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ISBN 7-221-00299-2/I·78

定价：2.20元

1713.18
2324

100668
10

195

著者前言

本书的内容没有丝毫虚构的成分。所有的故事都是曾经发生过的，所有的谈话都是真实的，书中涉及到的人物至今还都活着。正因为如此，故事发生和人物活动的城市名字只得隐去，也没有对这座城市的环境和背景作任何具体的描写。但这里要声明的是：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非洲，但书中所提出和谈论的问题却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会遇到的。

——瓦尔特·特洛比奇

第一章

我乘坐的非洲班机离地面越来越低，机场的跑道已经历历在目。飞机着陆时颠簸着，然后顺着跑道滑行减速，最后终于在候机大楼前停了下来。

终于到了。

我解下安全带，将棉大衣搭在胳膊上，提着随身行李，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向舱门挤去。

航班上的空中小姐微笑着，向我频频点头。

“再见，先生。您旅途一定愉快吧！”

我说了声谢谢，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下狭窄的弦梯。

一下飞机，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烈日刺得眼都睁不开，我只好随着刚下飞机的人流向候机大楼移去。

在候机大楼门前，站着一位穿着空中小姐服装的年轻姑娘，她仔细地打量着每一位旅客，象是在找人。突然，她向我面前跨了一步，叫我的名字。

“你认识我？”我惶惑地问。

“我在您写的一本书的封面上见过您的照片。我叫米丽兰，我还给您写过信呢。”

米丽兰？我努力回忆着这个名字。

“我回信了吗？”

“回了。您告诉我说，撕毁一张婚约比撕毁一张结婚证痛苦要小得多。”

我终于想起了那封信。我放下行李，打量着面前这位米丽兰小姐。她个头不高，长得很标致，高高的额头显得很聪明，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出几分灵秀，长长的黑发曲卷在脑后。

你信上说，“你对你男朋友的感情还不深厚，恐怕还不宜于结婚。”我笑着说。

“您说我应该听凭我的感情。姑娘比小伙子在感情上更敏感。”

我现在全部想起了她的情况。她比她的男朋友大1岁，还多受了4年教育，工资也高，正是这些差异使她犹豫不决。

“但是，我不能随便离开他。他爱我，某种意义上讲，我也爱他。但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我到底爱不爱他。”

“这样吧，米丽兰，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边走边谈。我得去验护照。”

她帮我提着旅行包的一边，我把手提箱夹在另一只胳膊下，我们一起缓缓地走进大楼。

“请原谅，”她说，“我必须现在就 和 您 交谈。牧师说您只能呆4天，所以我决定要在其他人之前见到您。我就在这家民航工作，因此能在这儿

接您。”

“你属于丹尼尔牧师的教堂吗？”

“对。丹尼尔牧师也来接您啦，通过海关后，您就会见到他。”

我们排队等待检查护照时，她仍然想和我说话。看来，她颇费了一番心计，素不相识就直接来找我，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我不能让她失望。

“米丽兰，你为什么在对那个小伙子还不甚了解的时候就匆忙与他订婚呢？”

“在我们国家，不订婚就不能同小伙子说话，更不能一起散步。一句话，我们不能有男朋友。您在书中说，一个人没有充分了解对方时，根本不能订婚，但是在这里，不订婚你就无法认识对方。”

这时，轮到检查我的护照。

“来旅游？”海关人员问我。

“我是来作讲演的。”

“讲演什么？”

“婚姻。”

他朝我看了一眼，然后在护照上盖了章，再没说什么。

我们又向行李检查处走去。这儿，行李必须打开。

“如果我离开他，他说他要自杀。”米丽兰接着说。

“自杀？你相信他真会那样做吗？”

“不知道，不过我很担心。”

“要是我和他谈一次，可能会有好处。”

“那太好了，他今晚肯定会去教堂，听您的讲演。”

“讲演完了以后，你把他介绍给我。”

“谢谢，”她兴奋地说，“实在是太感谢您啦。”

从她那轻快的语调中，就知道她一直希望给我和她的男朋友安排一次面谈的机会。

我的行李检查完了。米丽兰和那位海关人员用本国语言说了几句话，那位海关人员便朝我们挥挥手，示意可以走啦。

我们一进候机室，丹尼尔牧师立即迎上前来，以非洲特有的方式——紧紧地抓住我的双臂，拥抱我。

“欢迎，”他说，“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我终于如愿以偿了，”我说着放下了手中的提箱。

“久仰您的大名。这是我夫人爱丝特。”爱丝特站在他的身后，高挑的个头，30多岁，穿着一件带黑色图案的深绿色上衣，头上扎着一条黄围巾，看上去很精明。她左手抱个婴儿，右手拉着一个3岁左右的男孩。

爱丝特走到前面，按照西方礼节羞羞答答地向我伸出她的手。“欢迎您到我们国家来。”她说。

小男孩好奇地盯着我。当我弯腰要逗他时，他很快藏在妈妈身后，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妈妈的裙子不放。

“你一走出机舱我们就看见您了，”丹尼尔说，“我们当时在一层的餐厅里。您刚一下飞机就开始工作了，您认识米丽兰吗？”“不认识，我们通过信。她在了一本我写的书上见过我的照片。”

米丽兰这时有些不好意思，她推托说工作忙就离开了。临走她说晚上一定去教堂听我的讲演。

我和丹尼尔夫妇也向停在大楼前停车场上接我的小汽车走去。爱丝特和两个孩子坐在后边，我和丹尼尔坐在前面的座位上。

“咱们有多长时间没见过面了，丹尼尔？”

“整整两年。”

我只见过丹尼尔一次。那是在一次宗教领袖的国际会议上。他一再邀请我为他的教徒作讲演。我事务缠身，直到今天才如愿以偿。

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对丹尼尔说：“今天晚上的讲演我很胆怯，觉得毫无把握。没讲演之前，我想知道一点听众的情况。”

“你只能呆四天，不得不今晚就开始！”

“这我知道。”

“你是第一次来我们这个城市吗？”他问我。

“很抱歉，是第一次。我到过非洲许多国家，但来你们国家这还是第一次。你们的风俗习惯我了

解一些，但对你们的具体问题却一无所知。”

“没准还是优点呢！”他朝我眨了眨眼，“年轻人都热切地盼望着你的讲演。”

“老年人呢？”

“有点抵触情绪。他们认为教堂不是讨论婚姻的地方，尤其是性，那简直是禁忌。整个非洲的情况都是如此。欧洲和美洲怎么样？”

“基本相同。基督教徒也不多谈性，凡谈论性的大都不是基督教徒。”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谨慎为妙。尤其是今晚这第一次，最好不要过多地涉及性。讲演越简短明了越好，尽量避免抽象说教。应该深入浅出，多用短句子，以便我能给他们逐句翻译。”

“我试试看，教堂里有黑板吗？”我问。

“这好办。”

不觉中，我们已进入了市区的繁华街道。这里除了人的肤色以外，一切景象与欧洲或者美国的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霓虹灯忽明忽灭，银行、保险公司的大楼高耸入云，宾馆、饭店，旅游机构、超级市场鳞次栉比。交通十分拥挤。

“你家里人都好吗？”爱丝特第一次问我。

“谢谢您的关心，很好。”

“您有几个孩子？”

“五个，比你们的孩子大点。”

“你离开他们，他们不难受吗？”

“他们都吵着要来。其中四个出生于非洲。他们认为这儿才是真正的家乡。”

“你夫人来吗？”

“来。我希望她周末就来。”

“那太好了！”

我很想念妻子。要是她在这儿，我会感到轻松多了。她的嗓音圆润动听，令人陶醉；谁还会紧张呢！我愈想念妻子，愈觉得寂寞。

“我们原想请你住在家里，”丹尼尔说，“但最后还是觉得让你住在旅馆好些。住在家里肯定不得安宁，来访者络绎不绝，看你的人也不会少。”

“我还是住在旅馆好。你们的盛情我领了。”

“今晚上和我们一起吃饭吗？”爱丝特请我。

“爱丝特，谢谢你的邀请。恐怕没时间了，我得去换衣服，我不能总穿着棉衣。”

“好吧，我只是想知道。丹尼尔带客人到家里来都不提前告诉我，也从来不说他什么时候回家吃饭。”

我们来到一家旅馆，爱丝特和孩子坐在车里没下来。丹尼尔陪我进旅馆登记。我要了个单人房间。房间里有张写字台，有部电话。靠窗是沙发、椅子 and 张小桌子。房子洁净素雅，很适合会客。

“很抱歉，晚上我不能亲自来接你，”丹尼尔说，“我会派其他人来的。”

“丹尼尔，你可以呆一会儿吗？能告诉我今天该讲些什么？”

丹尼尔停了一下，闭上眼睛，然后看着我说，“上帝与你同在。他会帮助你的。”

多好的安慰。上帝给了我许多帮助，我只希望他能真正帮助他的人民。

我冲了淋浴，换了衣服，然后从箱子里取出准备好的讲演要点，坐在桌前看，谁知越看心里越觉得没底。

电话铃突然响了。“您好，有您的电话。”总机服务员说。随后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叫我的名字。

“据报上说您今晚要做关于婚姻的讲演，是吗？”

“是的。”

“能向您提个问题吗？您说，一个人离开她丈夫不对吗？”

多么奇怪的问题。“你为什么要离开他？”我问。

“他不愿意和我结婚。”

“我想他是你的丈夫。”

“我们住在一起。他说‘咱们住在一起与结婚无异’，但事实上，他没和我结婚。虽然他常常答应举行婚礼，但总是一拖再拖。因此可以说我结了婚，也可以说没结婚。我实在不明白，怎样才能使

婚姻成为真正的婚姻。”

“你们同居多久了？”

“一年多。”

“有孩子吗？”

“他不要。”

问题是够严重的。

“他待我很好。他负担我的学费，我每天上学，都是他用车早送晚接。”

“送你上学？你多大了？”

“22岁。我家里以前很穷，交不起学费。我现在才努力弥补。”

“你父母住在哪儿？”

“离这儿有几百英里的一个小山村里。”

“你难道不能回家征得父母同意你们这桩婚姻吗？”

“那是不可能的。和他住在一起后，我就被父母赶出了家门。他们根本不欣赏他。”

“为什么？”

“他是欧洲人。”

哦，原来如此。一个欧洲人，有钱，不要孩子，追求自由爱情。

“你的确陷入了困境。你能来旅馆面谈吗？”

“不行，他不允许。他从来不允许我单独行动。”

“那你们一起来吧！”

她笑了，说，“打死他也不来。”

“你今晚能听我的讲演吗？”

“我晚上有课。再说他也不许我去教堂。”

“那你周末是怎么过的？”

“死守在家里。他出去时就把我锁在房子里。”

“你知道他去哪儿？”

“不知道，他没告诉我。”

我无言以对。

她又说话了：“我该怎么办，牧师？我到底该怎么办？”

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只好如实说：“我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

“那就请您为我祈祷，行吗？”

“祈祷？你是基督教徒吗？”

这句话问完我就后悔了。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不是。我父母是穆斯林。我在基督教会学校上过学，那是村里唯一的学校。”

祈祷！我承认我从来没有在电话上为人祈祷过，况且这个人我连面都没见过。但又为什么不能呢？见没见过面与祈祷有何相干。上帝能看见我难道就看不见她吗？既然不能在旅馆见面，在上帝面前见面又有何妨？

我开始为她祈祷。我说我爱莫能助，请求上帝帮助我。我说完“阿门”，她就挂了电话。

房间里一片寂静。我盯着面前的讲演稿，一筹莫展。讲演的内容与实际生活相距太远了。

我突然想起没有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不该有的疏忽，她要是不再打电话就联系不上了。

电话铃响了。我赶忙拿起话筒，希望是刚才那位女士打的，不料却是服务员。

“门厅有人等您。”

“我马上下来。”

我把讲演提纲匆匆忙忙塞进手提箱就下楼了。只见一位30多岁的英俊青年，衣冠楚楚，正在门厅等候。他介绍说，他叫莫利斯，是专门开车来接我去讲演的。

“结婚了吗？”上了车后，我问他。

“还没有。”

“那你多大啦？”

“34。”

34还没结婚，为什么呢？我正想着，莫利斯接着说：“我早年丧父，需要赡养我母亲。此外，我当时想先完成学业，等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后再结婚。我现在是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然而，找姑娘结婚却如上青天。”

“怎么这么难？”

“我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到哪儿才能找到姑娘。”

“你有意中人吗？”

“有。”

“她是怎么说的？”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和她说过一句话。”

“怎么会这样呢？”

“只有在公共汽车上我才能见到她。我知道她早上上学乘哪路车。我也乘同一路车，一直在试图和她搭上腔。”

“她多大啦？”

“我不知道，最多16岁。”

我瞠目结舌。这怎么可能呢？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有份好工作，有责任心，却在公共车上追一位中学生！

“你挑选了这么年轻的姑娘？”

“大些的不是被人玷污了就是结了婚。你认为我错了吗？”

“不管怎么说，你60岁时，她才42岁。”

“我还没考虑这么多。”

“我们是直接去教堂吗？路这么远？”我问他。

“我绕了个圈，”莫利斯说，“是为了让您知道什么才是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这里便是所谓的‘不夜城’。”

我们离开了这烟花区。这里，道路两旁分布着几百间小茅棚，住着好几千人，其中许多是妓女。

“这些女人怎么会堕落为妓女？”我问。

“许多女子沦落风尘是由于她们没有生育能力，没有生下孩子传宗接代。所以，被丈夫赶出了家门。”

“她们怎么会没有生育能力？”

“医生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梅毒传染。她们的丈夫寻花问柳，感染上了梅毒，然后又传染给她们。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一些人沦为妓女是由于丈夫早逝，留下一把孩子，只有这样才能供养孩子。她们要是再结婚，孩子就归原来丈夫的家里所有。”

我没再说什么。不一会儿我们便到了教堂。

我们走进教堂时，听众已经开始唱赞歌。整个大厅里座无虚席，男人坐在左边，女人坐在右边。莫利斯领着我走过过道时，有些人稍稍抬眼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丹尼尔坐在第一排。他示意我坐在他旁边。

赞歌快要唱完时，丹尼尔让我上台。我走上圣坛，他站在我旁边，准备翻译。

我打量了一下我的听众。坐在前边几排的大部分是老年人，年轻人绝大多数都坐在后边。他们挤在一起，浓密的黑发就象柔软的地毯。

我打开《圣经》低声告诉丹尼尔我要朗读的章节。他打开了自己的《圣经》。